澹齋集卷九

宋 李流謙 撰

表

天申節賀表

曰天下君曠代聞於間出惟仁者壽至理期於必然遥伸拜首之祈式表同心之戴中賀恭惟增光祖烈博愛生民著三紀之勤勞與九葉之系緒推成功而與子畢協謳歌體妙道以法天獨高淵默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

而氣和自膺億萬之年寧俟再三之禱某身縻遠徼目接休辰渺渺彤庭莫覩漢觴之舉綿綿蒼籙獨祈周歷之延

又

有王者興至五百歲以天下養何千萬年惟生商之瑞自天申之凡戴舜之人與我共此三呼耳屬八表心傾中賀恭惟誕受珍符丕昭純烈履艱難而歷三紀功光祖宗合南北以為一家仁及草木靡蹈過中之悔莫窺藏用之神方將游四海而御飛龍如天不息故能舉一朝而棄弊屣視堯愈光知進退唯聖人得名壽必大德屬流虹之盛節激舞獸之抃悰率土莫非臣豈但華封之私祝昊天有成命固非神筴之能探臣迹遠隆墀職縻遐服遥瞻閶闔阻趨九陛之深嚴近拜冕旒莫綴千官之雜遝

又

有王者興統實接於千歲以天下養夢將應於九齡八

極心傾三呼耳屬恭惟動天唯德守位以仁坐臻無象之太平光膺有僕之景命推成功而不處永我慶支體妙道以獨高超然塵表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而氣和殆將與造物者游豈止於後天而老臣拘維遐徼邈遠隆墀近拜冕旒阻薦露曩之瑞遥瞻閶闔輙陳金鑑之辭

又

天開鳴社之祥實興寶運地震呼嵩之響俱祝皇齡幅員所同宗祏有永恭惟聖若稽古大唯則天再光赤伏之符方衍蒼姬之籙功成不處將與夫造物者游德盛愈新豈止於後天而老當執衡之令月值繞電之休辰文軌一家戴父堯而子舜雷霆萬喙祈壽嶽而福川臣假守窮邊預聞歡頌稱觴莫遂但輸獸舞之勤望闕徒勞孰借鳧飛之便

會慶節賀表

惟天祐于一德方茂慶支夢帝與我九齡益隆景命適

當盈數之月恭致後天之祈聲極嵩呼志深葵向恭惟
皇帝陛下愛兼南北孝通神明有道之長開八荒之壽
域無為而治得萬國之懽心丕承奕葉之燕謀將接千
歲之聖統正歸馬放牛之際運撫泰寧值流虹繞電之
期祥臻震夙宜延洪於寶歷仍均福於函黎孰不來享
而來王舉知善禱某謬將遠使阻綴周行俯陳
金鑑之辭照臨莫及仰薦露囊之瑞舞蹈惟勤

又

蘿圖方永宜聖哲之挺生穀旦親逢統邇遐而胥悅合
懽謠而雷動願睿算之川增中賀恭惟守位以仁動天惟
德受堯天下而不泰卜周歷數而過期鳳集麟游百樂
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覩乎聖人以安四海之勤勞
必享五帝之壽考況當良月允煥休辰俯察仰觀自協
天人之助下動上應何煩祠祝之求臣假守窮邊遥瞻
瑞闕犇趨莫及阻陪神嶽之呼舞蹈不知敬上南山之
詠

又

誕開流渚之祥惠此中國虔致呼嵩之禱格于皇天海宇一心聖人萬壽恭惟握符接統推澤撫民物臻時序之和德致日新之盛幽靈錫羨福蓋本於自求遐邇宅心思無有於不服休辰適值懽頌翕歸齊四大以居尊仰參天地與九齡而協夢永主神人臣假守窮邊阻趨華闕稱觴漢殿莫簪迹於簪纓注目堯雲徒傾誠於葵藿

賀改元表

訖精禋而肆眚施及無垠更美號以紀年義符不息郵傳至止觀聽竦然窃以元者氣之始哲王所以奉天名者實之賓聖人所以彰德白麟寶鼎庸昭迭至之祥甘露黃龍載表中興之盛事標曩牒禮協熙朝恭惟寅畏昊穹祗嚴慈訓爰因大享既流春澤之濃併易嘉名實體乾行之健凡同文軌俱極懽謠某假守偏州預覩曠舉綿綿蒼籙獨深詠於過期渺渺彤庭第阻陪於率舞

謝宣賜歷日表

太歲在酉前民事以授時衆星拱辰環侯郡而奉命聿新觀聽同囿文明中謝恭惟道體泰亨德符乾健臨御九載適進業之日登敬休萬年宜與天而齊壽周畿所隷夏正是遵臣濫守霞城欽承日歷定時紀閏式沾堯治之雍熙治郡養民願布漢恩之寛大

賀冬至表

陽剛得位爻方慶於大來聖哲乘時德亦同於廣運歡均率土福集清躬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後先視帝陟降盡徹羣陰之蔽廣開衆正之門君子在朝士有光亨之吉庶民蒙祉物無疵癘之傷坐觀玉燭之調安享袞衣之治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瀲灩獸尊徒切涎流之望翩翻鳧舄第勞瞻視之勤

又

黄鍾應律欣迎化日之長紫極垂衣共慶縟儀之舉式均景祜溥覆函生恭惟皇帝陛下體道變通法天旋斡

對四時而錫福綿億載以擁休氣肇一陽翕致晛消之喜心傾萬國益堅葵向之誠臣佐職塞垣馳神禁掖千官雜沓阻奉萬年之觴雙闕岧嶤但極雙鳧之躍

謝賜茶藥表

温檢式頒德意溥博寶奩載錫品物光華雖登受以為榮顧冒居而曷稱伏念臣守邊何補考績愈疎屢干從欲之仁將遂投閑之計低回未果黽勉獨慙豈圖蕞爾之軀上軫惻然之念寵分靈劑遠及荒陬炫私室以輝騰撫危衰而愧發此蓋伏遇乾健下濟泰亨大來申恩推造化之慈加賜重臣工之勸永惟銜荷徒極糜捐衰茶可扶或未愆於膂力勤勞是効敢有愛於微生

劄子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三首

竊謂功罪不別賞罰不立雖堯舜不能以一日治夫人之所共畏而不可强驅之前者死也然用兵則驅之死而人不敢畏者以其所畏有甚于死而死之中有不死

者存而求不死者適所以速死則其於死蓋亦有欣然就之者矣何故今使士卒操戈而前兩陳之相向擊刺之相及蓋萬死而一生人孰不畏之然我嚴立法制而明告之曰退必死進必賞彼苟進焉吾亟第其功不崇朝而賞之其退也不離跬步則誅矣彼其心必曰吾之進固有死然盡力而戰往往不死不死則歸而受賞不然一反顧白刃在後身前離矣夫如是人孰不求進未必死且有賞而甘就夫退而必死者哉古之人百戰百勝用此道也今日用兵之弊正在夫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夫進未必賞前有死道吾何為苦犯之退未必死後有生路吾何為不就之夫使士卒而知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則雖太公穰苴復生不知所以為計雖然士卒畏死吾不勝其治也責在將帥今將帥亦知退不必死矣將帥之愛身尤甚于士卒故將帥而知不必死士卒不可使矣不亡何待宋文帝七年與魏戰竺靈秀以棄城伏誅二十六年垣謙之以軍敗伏誅南北之際不足言

矣而猶有此焉近時周世宗親征樊嶽何愛能引兵先
遁即收斬之其後將帥亡有不用命者而平三關取江
北諸州功冠一時寔本於二將之誅然則今日之事愚
謂先功罪之辨必賞刑之用而功罪之辨論賞刑之所
加仍自將帥始持之不移斷以必行苟使將帥用命則
士卒用命士卒用命則前無堅城進無强敵何攻而不
拔何戰而不克哉
竊謂天下未定國之命寄於兵兵之命寄於將故將之
任於今為最重然運丈八之矛操倍尋之戟挽累石之
弓遇城必拔遇敵必摧將也然今不患無是將患未見
一禮義之將爾夫禮義之將必深明上下之分熟計逆
順之宜通知古今服習法度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國
不知有家謙恭而不矜廉儉而有守仁足以撫士卒義
足以服强暴量足以容賢豪而不忌器足以任勲名而
不驕有功即以讓其偏裨得財即以散其部曲夫如是
假其英名資其威望猶足以怖强敵折悍寇而況託之

征討委以克復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服哉荀子論將曰天下之將通神明少陵曰安得廉耻將夫將而至於通神明可謂難矣若少陵之所謂廉耻則愚言近之昔孫權教呂蒙以讀書謂非必區區於章句之間欲其通古今明大義知尊君親上而已晉文之圖霸也先定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其後用之卒無敵於諸侯夫士卒爾而猶使知信義而後用將帥而使不知禮義可乎今似不然矣謂之才者姑曰撫劒疾眎彼烏敢當而已謂之賢者姑曰循循謹守不敢跋扈而已一時之所謂賢與才者已萬不及古況復不賢與才者又當何如哉嗟夫以此為將何以服士卒以此使士卒何以責之北首而死敵察厥本原豈不自知禮義始唐李光弼郭子儀俱事安思順不相能至不共盤飧及祿山之變光弼頓首請死子儀下堂握手丁寧寬譬以國難主遷勸令東伐曰此豈念恩怨時乎李光顏伐蔡韓宏疾其功求所以撓之乃飾美妹以獻光顏集將士流涕謝

而遣之裴晉公之入蔡也李愬謂此方之人久廢名分乃以節度使身屬槖鞬講郊迓之禮晉公止之不可其意欲以風變惡俗嗟夫使當今有李郭之仇往往因事報之矣有美姝之獻往往悅而受之矣以節度之貴重雄嚴未必肯俛首道周以展尺寸之敬矣故唐雖多亂而隨亂即平者以將帥得人而將帥得人者以知禮義故耳雖然今天下之大豈無一人知禮義如三將恐求之未至而任之未專耳欲望博加搜訪苟得其人益勉以古人之事使各相策勵以共奮于功名之會而毋自後于昔人不亦善乎

嘗謂用兵在知攻守而知攻守在將帥聽其攻守在朝廷人之言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攻守何必朝廷之聽而朝廷何必預其事是不然將而才專之可也朝廷無問焉可也若雖才矣而猶有所未至為將者何可不聽為朝廷者何可不問然吾于此有說焉將為之朝廷議之將之所為是朝廷聽之否則禁之勿為是一說也

然將之言朝廷未必盡察之則當反覆詰之詰之而盡其是非其說果非也決去之萬有一是猶將試焉漢趙充國伐先零請先事屯田朝廷迂其計璽書詰難至于數四充國亦堅持前議屹然不變朝廷卒從之而充國亦卒有功向使朝廷第守已行之詔不復更加詰難充國亦畏威迫勢輕奪已見以逢迎上旨則功之成否吾未知之日者吳璘之取德順議者不一其談或以為竭有用之力事無庸之地或以謂實扼襟要得之可以以進取朝廷未嘗遣一介究問本末徒以人言萬里遥度亟詔班師大軍未旋而蚍蜉復滿于四郊向所得諸郡隨而淪陷兩京五路恢復愈遠至今人以為失策某書生也未能斷其是否然區區之愚私謂當璘之舉也朝廷當先賜詔書使條上攻取之宜若曰德順之為軍其地形為何如在我在敵其利害為何如得之果足以制敵失之果足以為患然後下其說集廷臣博議其說是聽之使攻其說非明告而止之或璘之說是廷臣之見

未盡又使反覆其言必使詞盡理殫而後已夫如是則或攻或棄必有成謀而無輕舉妄止之失今則不然璘之欲攻德順也朝廷不知其說朝廷詔之班師也璘不知自守其說一人爲曰德順之師可罷朝廷即罷之萬一德順不可取又一人爲妄曰可取則朝廷亦輕信而取之矣夫軍之一進一退皆有大害一者老師費財二者可進而退可退而進俱失機會今璘舉兵頓之堅城之下亦既經時四川之財殫于供輸戰士之力憊於攻鬬一旦不問可否不究是非猝舉而棄之墮垂成之功貽未艾之悔朝廷不知其議將帥又不能自守其說以數萬性命若一置棊之易是安得不失策雖然此已事不足追論然方用兵之際攻取之機其來不一或後有如是之比者似不可仍蹈前轍欲望朝廷用趙充國故事凡有攻取先使邊城條上朝廷熟議而後從之庶乎毋悔或曰攻取之機有一日數至者一一必先使邊人條上朝廷平章而後行得無重失機會曰是不然夫攻

取之形勢其利害有在目前者有係根本要切者若目前利害可進即進可退即退隨宜應酬將帥專之不從中御可也若其係根本要切如趙充國之取先零璘之取德順則可不熟計深慮而後為之乎

一論廟事劄子

竊惟七曲之神有大造於蜀蜀人事之舊矣而比年以來所在郡邑侈大祠房崇飾像設眎前益嚴獨吾邑苟便荒陋未遑改築靈風蕭然神不來舍日者鄉人合議願効力焉既以告執事執事俯已從衆亦幸開可而某安有言焉蓋舉大事必有異論止異論必有老成今茲之役革數十年之卑陋亢大而高明之土木工徒費餘萬計化誘勸導震搖一邑可謂大事矣邑之人戴神之德之功以安樂其生孰敢不從然某之私意尚慮其間有吝財嗇力者憚而不欲為好勝護前者忌而不肯為善惑易搖者疑而不敢為合是三者黨伍相朋浮動相扇將沮敗吾事故曰舉大事必有異論雖然天下之事

則有天下之老一國之事則有一國之老一鄉之事則有一鄉之老顧今爵齒俱尊邑人視儀而聽唱者孰如執事執事有意而廟成矣何則執事損半鏹則吝財嗇力者將傾家以施執事慨然舉是役以為已任則好勝護前者將拱手而聽執事抵龜而決持必不移則善感易搖者秉心以服從故曰廟之成否在執事不在邑人是之謂止異論必有老成某鄉曲晚輩開口妄議則有罪然自惟其財之不足而不敢憚也知從衆人之所共欲而不敢忌也知是役之舉實當人心而不敢疑也且又以老成為可託順風請焉以來求主盟則妄議之罪可赦也日者屢有異夢非神以可託而告之也以其知老成之可託如執事者而使之言也某不言為負神神將降大戾於厥躬不可悔

與汪制置劄子

某才智淺短暗於事機加以耆衰迷謬滋甚屢蒙台慈貶損俯加諏采而芻牧之見終無以自效殊深愧赧然

某蜀人也於蜀之利害粗所諳委欲殫陳悉數恐祇益為煩而瀆台聽姑掇其最大者一二伏幸台坐試一察焉其一朝廷和好既成此實如天之福然愚意以謂使天下知和好之成必使之知和好之利而後可何謂使之知和好之利休息其力此和好之利也何謂休息其力稍撤邊屯移之近地使就食其粟而省漕運之費此休息其力之法也然此事可否在主帥而欲主帥聽從在台坐儻蒙台坐軫納溝之念俯為蜀百萬生齒不惜一紙於吳公事必濟矣萬一於吳未可輕言妄意因其入覲或通此意於廟堂若自以上意喻之計無不從果從則蜀民真受和好之利盡出台坐矣其二蜀之為國無旱乾水溢之憂者以堤堰為命爾故蜀人視堤堰脩壞以為豐歉之候去年一不治農時而水不至蜀人大恐有司治官吏之罪方行整葺而水已大漲施功無所幾有荒饉之厄其為利害益如此某之愚欲望台慈特賜拯念修治時精擇幹吏使以時興工毋忽其事庶幾

工役堅緻無後時之悔則屢豐年矣其三紙幣之行于蜀舊矣雖有聖智莫能改然其貴賤低昂亦有可論似非廛陌之人所能為葢某嘗聞蜀故老之練達者矣以謂欲其價常贏而無虧損之患唯使常用于官而不滯于私則可矣何則以一說觀之每州之春引直必虧至筍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何也當是時盡用于官而不滯于私故爾故老練達者之言以為此乃流通紙幣之妙為今之計但常求所以用于官而不滯于私則無虧損之患矣區區三說實愚陋之見置之明鑑之下妍蚩洞然所以不避斧鉞冒昧陳述誠以台坐憂念蜀人之至求治之勤而下問之切是以敢私布之

欽定四庫全書

澹齋集卷十

宋　李流謙　撰

書

上樊運使書

古道不振久矣平時號耐久朋盃酒接慇懃詡詡言笑相徵逐出肺肝指天日誓不相負一旦反眼不相識爭小利害甚於寇讎況其人身没已久歲月荒遠墓木幾中梁柱金蘭情義宜愈益渙離豈復一掛胷臆乃欲望

庇護其後人起之於堙阨而援之於衰寒使有不孤之嘆不亦難哉雖然古道非亡也人自不由也而居今世而以是自任則古道固宛然也豈得以凡常齷齪之見遂誣一世之士恭惟台坐於先君子真耐久朋也其同僚其交承世尚有之而近時同僚至于反目交承至於攘臂豈必端以是為契好哉所貴於兩公者蓋精神心術之冥符而操踐趣向之相似雖別體異軀不啻一人殊宗各姓殆如一家宜其投分之深締交之篤不但汲汲於生前而尤切切於身後用能回古道於萬鈞挽一髮之時使頑薄之夫為之興起噫嘻不亦盛哉是以勾龍某先君之子壻也而台坐愛之如其子婿舍弟某既辱驅使又辱論荐凡所以借之齒牙傳之羽翼者無所不用某之拜台坐於金堂也已二十年前而台坐每見待遇尤寵某之注此闕也以為淹遠則為嘆其求之官也則極力推挽使亟就賤次懇惻之愛愈於父兄稠疊之惠暖於布帛仰惟台坐一世偉人凡擁帚門闌置身

爐錘無非名流而某親戚兄弟顧何脩而聯裾屬袂以得此此無他以先君子故爾非以先君子故以古道所存故爾然則某今也有區區至情不於執事焉布之尚何之哉某前任某官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為六則有磨勘之望此一段恩施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一道吏屬之賢與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然獨持向者之說妄僥冀為台坐果若有意此已為犯不韙之罪竊非分之寵矣尚復何求然猶未免於無厭之請此蓋當在誅絶之域者姑冒昧言之而聽可否焉蓋台坐以父師臨之而獨可不一輸其子弟之情乎某今年某月日已得三考初意止俟一考至明年作四考以年勞闕陞不敢多妨賢路而竊公器適篋中偶存何舍人一削而張使君既許以改官狀收録又憐其坎軻流落欲其亟遂寸進乃復先以職狀畀之今闕陞文字遂僥倖有其二若遽舍之必俟一年後年勞之語似深可惜於是始萌妄意欲更得垂成一削就今年三考

先圖闕陞旁徨四顧無所依投唯有歸赴門下可冀萬一伏望台慈赦其狂謬未賜誅責以兩削弃去為可惜而不以後日再求出門下為無厭以一職令狀先次陶鎔使早獲放散然後重以京削成就使闕陞磨勘二者盡出乾坤之造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所効报亦不敢自同於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氷鑑之明物無遁照其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群吏比肩並髀趨走奉事之際某之駑鈍尚何所言獨以論契好而求荐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爲近於不知足然希闊之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瞎操刀必割此為投機者言也某方負門户之託急百指之養有未能遠引高舉者故敢援此說以献

上張雅州書

嘗謂天下幸會有如是哉生乎其鄉沐浴濡潤則有枌社之好先世於其一門群從號平生交芝蘭臭味異根同氣則有久要之義兄弟出仕弟之為尉則在寮末兄

之備數泮宮則為吏屬借庇託蔭俱得以斗升活其孥累積是數者求之於古竊其一猶足以藉手而況併有而兼得之西方之人以為緣法而智者以為機會不肖者以為忝冒噫某何修而得之其必有相之者矣然則使其或有哀懇不於門下焉布之尚將奚之某前任靈泉尉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為六則有磨勘之望此一段恩遇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諸僚之賢與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然獨持向者之說或庶幾台坐一動心焉此已犯不韙之罪矣然又有無厭之請焉某初止欲更一考用年勞關陞而篋中偶存何舍人一削樊使者亦許陶鎔輒萌妄意欲先望台坐以職令狀收録使足有三早諧寸進然後徐以京削成就之使首尾二年兩拜丘山之賜而關陞磨勘盡出門下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求所効報亦不敢自同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氷鑑之明物無遁照其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群吏比肩並

髀趨走奉事之際某之駑鈍尚何所言夫論契好以求見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焉近於不知足然希濶之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瞿操力必割此為投機者言也某方游乎人間世敢援此說以献

與鄭擇可辨屬字書

某愚陋不學掌教大邦日從瑰偉傑特之士游雖未熟接語言然覩其文詞覘其狀貌蓋平生歷游名勝之場耳目所未聞見者固已心服而意降又蒙時出規誨箴其不逮尤所嘆佩如日者屬字之誤遽欲指摘以為諱字久謬積訛一朝泮解此則哲父察兄教其子弟者顧某何以得此宜亟奉教無異詞矣然頑鄙終有不自釋者蓋非好勝求以蓋其失亦問以辨之之義是以前日嘗援引律文并考證經史音義以丐指南矣退而思之疑卒不解蓋自有文章以來未有若東坡先生者也其人非特雄於翰墨忠義之節勁果之氣橫絶古今觀其立朝尊君親上之心根于天性然獨在神廟哲考時其

所為文章喜使此字蓋是時固諱之久矣而公獨不避且以燕閑之作歌詩記引或在所畧猶可也乃今皆用之君上施之朝廷垂之典策者此何理哉將盡數之不能悉試舉其槩其作趙清獻神道碑云州郡以酒食相饋餉破家相屬也温公碑云官其親屬十人范蜀公碑云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又云時公已屬疾夫二三公皆元老大臣其碑之成必經乙夜之覽而後著之金石公以肆然落筆何哉又其自上皇帝書云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又云廣置官屬又云賈誼請為屬國元豐中乞療病囚狀云若無親屬雖有而在遠元祐中繳楚建中詞頭云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又奏巡鋪鄭永崇狀云並來簾前告屬又述災沴及脩河事云舉酒以屬群臣又論周種擅議宗廟事云無非天下公議所屬且自敵以下名人之先為之子孫者猶且不堪公以人臣納忠于君垂紳搢笏成誦於冕旒之前乃斥其祖考之諱至于六七而不少忌此則甚矣然又有甚焉其

在詞林作温公祭文云社稷之衛中外所屬又賜韓絳詔云卿德望之重中外所屬又賜大遼人使口宣云屬此方春之旦又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云屬任之意又賜皇叔生日口宣云卿屬尊望重又奉安神宗御容導引詞云腸斷屬車音夫制詞乃王言詞臣特代之耳如上所云乃是天子自稱其祖考之諱夫以祖考所諱而號令天下于理順乎且東坡先生非不學者也非不辨字之音義者也非素悖慢犯上者也今若此愚誠不知其說豈其偶失於此當時淹該博辨者所不敢正留以待後之若足下者乎此未敢以為然也然東坡不見正於當時之淹該博辨者傳幾百年而得足下雖東坡先生亦曠然發蒙而況僕乎願卒聞金玉之音以幸誨我不宣

上王直閣書

紹興歲戊午先君為尚書郎嘗獲拜台坐於臨安退而誦其文歌舞其德於搢紳士大夫以為一時之榮遇又

退而手書其姓氏於牘詔子若孫謹誌之勿忘曰後將大庇汝曹迄今歲己卯凡二十二寒暑矣先君不幸既即世而台坐凌厲華貫超躐顯美未即相天子澤天下迺垂翼于蜀而某始獲以疵賤不肖之軀唐突化爐因記異時之言嘆曰先君其神乎夫誦其文歌舞其德以為榮遇固也至於書姓字詔子孫使勿忘意者其已知台坐今茲之來蜀而某獲在下風也歟然則某今之得見固非苟然者雖然此猶私也某嘗讀易至比之上六蒙之六四觀之六二未嘗不廢卷而嘆以謂士求表植於世而其才其行不足以自達則必求一代巨公委身扳附冀有以發然後晦斯光窒斯通無慙於小人之歸不然日月在前自蔽其目咸韶在御自覆其耳則愚益愚庸益庸終於借犬豕之齒而俱叢枿之腐顧不重可惜哉是以比之時皆以比輔為吉後夫凶而上六獨後焉故有無首之戒蒙之時皆以闇期明柔期剛而六四獨遠之故有困蒙之吝觀之時盛德顯臨衆耳目睽睽而

六二寡所鑒見僅同管窺故有女貞之醜豈非介於賢而不知事隣於德而不知擇故聖人憫焉因六畫以顯義而指其所之乎恭惟某官德盛業備是固易之大人蓋嘗妄論之其宗主一時人物而為群衆之所爭附則固易之比其剖抉晦昧而為暗者之所扣擊則固易之蒙其光赫盛大而為卑陋淺狹者之所徯屬則固易之觀使某於此不早求自託焉則無首之戒困蒙之吝闕觀之醜將萃於厥躬而貽無窮之悔矣是以既援其私而又取易之說以獻庶幾台坐或有取焉而不敢必也所業若干篇謹以代贄先世業是子孫不敢不勉誅之貸之俯以竢命

上王提刑書

嘗謂天以永祚遐福畀其國使億萬斯年無有終極固其君積仁累德大簡帝心以有是熾昌厖艾之報亦其臣左右介助先後弼賛遂濟登茲故其君既享有是報則福之所被臣亦復預享之宜其子若孫蕃衍盛大條

森葉布與國同休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最號顯門晉享國二百年唐享國三百年而三家文獻相承簪冕相屬世居盛位而執要權與兩國廟社幾為終始其間異才輩出又皆軒磊超拔雋功殊庸震赫一代若不專以閥閱裔胄取重於時尤斯人喜稱而樂道之者本朝以揖遜撫運僊源廣深聖子神孫克仁舜慈一治所範熾昌庬艾之福如川方至眎晉唐幅員狹陋圖歷褊促直漏刻頃故當時朝廷之上碩儒魁士巨公耆老類能以格天事業蓋代勲績出佐盛明既自躬龍衮休榮備受祉福而叢慶所覃蟠固宏厚又間鍾奇產代為世瑞至于今奕然而愈光若宣徽王公固其卓越著見書在盟府炳如日星者蓋公自是絳闕真品丹臺僊吏跌足人世殆若戲然故能以卅歲決科遂冠天下盡歷顯美安處崇華方承平盛際真主在上四海一家中國一人禮制樂調內恬外肅而公以棟榦大臣股肱哲輔如山如嶽如虎如龍天下之所注想四夷之所偃服譬之河出崑崙

横貫地軸浸天沃日其來無際是宜派流之長萬里
道滔滔汩汩至于海而未已顧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殆
蹄涔淺澁溝澮猝暴立涸可埃何足多談故愚嘗謂天
之昌宋若無終極則其昌王氏亦何有終極乎恭惟某
官宣徽公之仝孫而當世之傑士也學博而精道峻而
容英果之識足以決疑滯穎利之才足以剸叢劇固自
濡染不凡賦禀特異如渥洼馬墮地必千里如丹穴鳳
振羽必五色伏自剖符名邦政績彰徹聲揺烏臺聯封
合章引致華近雖未即召除已屬宸眷寓直寶閣按刑
劇部竊惟攬轡以来振起惰偷興殘補漏勤民勸國之
念如切膚肌條教風飛禁令霜肅郡縣奉行疾於郵傳
村落林野稚耋鼓舞如對公面如接公語飽食酣臥無
有一吏傍門喘咳茲又輕觸畏景肅驅軺駕親按列城
玉節所臨當暑森豎噫嘻凡人具是賢智美善雖出小
家寒鄉猶使人抵掌矜詫不能已已而況濟以大老故
家之盛則其頌詠夸述是豈單詞所能彷髣某妄男子

始以世蔭得官夤緣鎖試遂竊名第方拏舟南下賤闕偶及飢来驅之徑就寸廩踈庸謬愚亦幸書考邑荒職冗如在深穽仰睇崇臺何啻霄極春初蒙大帥號召以職事留府城是時適值台坐擁節入境某尾吏屬一再瞻奉固用欣快今又以弩矢在車塵之間其於覿德差近熒躔因伏念國家之永祚遐福未艾若此而台坐實與之俱又其賢智美善如上所云某之獲在吏屬與夫數覘顔色非幸而何是用忘其固陋輙持是說并以斐文若干為献庶幾台慈或鑒其愚而與之進

上宰相書

嘗謂天地之大海為大若為乎其大也我知之矣盖不在於彌亘六合并包宇宙上浸乾緯下溉坤軸淵乎其深浩乎其長乃在乎受衆水而容之雖勺潤涓流微波線溜凡行乎地中者往焉而海納之如納大川是以水得其赴各安其所歸無泛逆淫潰之灾方其赴海水而已矣及其至海無復水名窮天際地惟一海爾海之為

海是則為大若夫河之貫中國江之發岷陬濟控山東淮奄吳甸其蟠據之廣九州而四分之非不曰巨浸也然河有河而已不得而有江也江有江而已不得而有河也曰濟曰淮亦莫不然蓋其受氣於天地其分量固有底止源脉既殊派流亦別故可以大一方不可以大天下況海之大又容是大者則豈可同日語哉故為水計者當之海不當之是四者非於是四者有不服之心蓋苟非其類則有時而不我容誠不若是大者之不以類而必能容我者其不肖蓋水之勺潤消流微波線溜者也澤物無斗升之功負舟無針芥之力然獨知以海為歸久矣今雖遠焉萬折必東之心未嘗一息而已也

試畢其說某之先人登政和五年第其試南省也傳崧卿為之冠先人在十人之列程文例進呈獨先人之文（褒）徽廟親洒宸翰褒之儒林以為寵其後為館職為尚書郎蓋紹興七年也晚作簡二冊以終而遺澤及其不肖之嗣初某之未命也先人責以不復世科屬纊言益苦

某不能力竟負先訓最後兄弟受身後之澤然日夜感勵抱此巨恨思有以自贖已而夤緣鎖試偶登科目若粗酬九地之望者家貧急禄不果祗奉大對例恩天恩賜以名第初任備員成都之靈泉尉今年二月書兩考荐者僅如格更一考可闕陞而代者亟来即日觧去將再赴外銓望一闕方在天上而口腹之養旦暮為急因伏念先人以儒起家而不肖嗣勉讀其書亦僥倖復收舊物乃今一飽不繼將有溝中之虞蓋水之失其性而泛逆奔潰者是雖極甚么陋然在大者固將有所不忍弃也是以某寧不之江之河之濟之淮而惟海之赴方其赴之之難也雖衆浪激而不亂亂大山大石觸之而不洎蛟鰐魚龍震揺之而不駭必求達於所至而後已實以海之大有以容我非若江若河若濟若淮擇水而後受也恭惟某官盛德大業元勛偉烈其所以吞吐之世灌注千古無適而不為海其間明珠之璀璨大貝之錯落珊瑚火齊之珍奇固其文章之足貴也洪濤巨浪

之噴激懸流湍瀨之騰涌固其威望之足聳也千斛之舸萬斛之舟如浮一葉固其氣量之足載也霞裾雲旗之往來靈宮仙島之出沒固其高嚴祕邃之足慕也適丁休明遂建上宰凡所施設人莫知其涯涘以蠡測之但見夫加之以隆名大位而夷然不欣猶納之以萬川而不溢也凌之以獷敵巨寇而鼎然不動猶洩之以尾閭而不減也鮫鯤之大既安於飛躍蝦蟹之細亦樂於游泳此某所以不辭萬折險艱辛苦而必赴之伏惟鈞慈重察其懇迫之誠推夫納大川者納之而不弃容蝦蟹者容之而不拒則某歸赴之心粗若小慰某今所合入闕云云苟於是數者妄意或畀其稍近之次使竊一飽之計則某又若鷃鼠之飲於河滿腹而止豈復有所觖望哉

上張建康書

嘗謂人情之去就離合未嘗不在於榮瘁廢興之際而慨然可以感念亦未嘗不在於存没死生之間葢當塗

巨公方其操利達之柄制富貴之命吁呵生風雷叱咤
移海嶽當是時凡具血氣心識苟思有以致其身求遂
其尺寸之望孰不知填然躍而趨之一旦時有消息運
有泰否車音在其耳而所謂伺候門墻者遠矣頌詠功
德者往往變而譏且謗矣指日誓天願以身狗者反眼
不相識矣此非他勢使然也獨有人焉秉志益堅信道
益篤不以榮瘁興廢易其守曰吾主若人若人榮瘁即
吾之榮瘁若人興廢即吾之興廢也吾盍為而輕於去
就哉嗟乎是人也雖不逮古人實今之古人固疾風之
草歲寒之松矣俄而所主者復進而在上瘁而榮矣廢
而興矣而是人乃不幸溘先朝露埋骨朽壤不得復依
休光潤澤以伸其積年之憤視隊籍破履反得再登君
子之堂則其慨然可感念豈不動仁人長者之心乎某
不佞試畢其說先君工部以鄉曲之舊辱鈞坐不世知
遇自登法從荐以自代夫薦之代已此豈細事在他人
以為文具而鈞坐實出推賢揚善之本心已而出使川

陜又置之賓幕其還朝則載之俱當國則召而用凡所以培植長養灌溉成就者不啻父兄之於兄弟古人所謂知己所謂恩遇豈能過此在先君當如何報不幸薄佑數奇上累生成栖託未幾鈞坐適去國于時先君之身雖留于朝而心實惟鈞坐之從鈞坐之去未久也趙丞相屢遣人致意願見先君曰吾主張公公去席未寒吾以么麽進取輒望之而游他門可乎卒不往趙相為人言吾知某甚賢而文特未嘗過我亦大佳意若慊公之不來也已而栢臺以為言班列以為言先君迹睽以危乃力丐補外除漕東梓時呂本中舍人當制意有所不快曰是雖優於儒學財計非長宜試以郡廟堂遣人調護欲易以憲呂又不可乃授小壘以歸其後蜀士有薦先君於秦氏者秦曰此豈非某氏客邪卒不報秦用人最為不次於其同年之好尤篤持節把麾者猶其粗也獨先君當其時閑廢以老然先君每欣然不以芥蔕嘗曰張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天下實父母之雖公欲自

逸天下其庸釋焉彼鬼蜮不量豈能久蔽日月旦夕行相矣吾未衍尚及以晩景累公藉不幸而死吾有子可持門戶公苟念我不忘必惠吾子吾豈可進退出處以辱公已而先君不幸果死迨今十年釣坐始以天下不能庸釋之故再登用將入相天子盡鈞陶天下之士某因伏念去就離合於榮瘁廢興之際先君若無負而其存没死生可感可念者妄意鈞坐或以動心先君素不治産薄田之入不足以糊口兄弟三人奉家法惟謹今尚同居解官合食即有不足之歎兄長某某官非久替罷舍弟某某官尚待遠次某備員某官再書考薦者幸如格更一考可以闕陞而代者迫之去銓部難得闕求一苟禄地未知所向唯廟堂特達陶鑄一闕乃可贖食而瘵飢地寒人微無以自謀伏自惟念非鈞坐惠顧求疇昔録先君去就離合之際不苟於門下若此而其存没死生誠若可念特以丘山大惠重卹其不肖之孤假一字之寵於廟　庶幾得合入一近闕以濟旦暮之急

則某迫切之懇尚何所赴雖然此救焚溺之計也至於願展薄伎仰備使令則日夕企望鈞坐歸踐冢司當亟叩黄閣以干識察凡先君之所以欲報鈞坐而未果者將盡效焉蟣蠓之軀不敢愛也所業一篇非所以學姑藉手以干是正脚色闕目併塵小史之聽伏幸采覽